

# 醉心殘頁修復

# 為少數民族古籍

# 續命

## 楊利群自創「人工紙漿補書法」四十餘年留藝不留名

位於雲南省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室中，已經退休的國家級古籍修復專家楊利群在這裏忙碌着。將褶皺的破碎紙片鋪平、延展，再用蘸有漿糊的毛筆和鑷子將紙片輕輕拼接到一起。面對着一張張殘破的古書，已經沉浸在這個行業裏超過四十年的楊利群總是想着從哪裏着手，怎麼把它們修得更好。在這個少數民族古籍豐富的地域，很多民族的古籍紙張因加入植物汁液以防蟲蛀，但卻難以找回原來的紙張來修補，楊利群自創「人工紙漿補書法」，醉心其中，笑稱自己一生就只會幹這一件事情，並留藝不留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



掃碼睇片



◆國家級古籍修復專家楊利群仔細端詳着自己整理修復好的古籍。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

楊利群出生在一個古籍修復的世家，父母都曾經是字畫、古籍修復人員，從小古籍修復的種種就陪伴着他的成長，七八歲就開始跟着父母修復古籍、書畫，「所有都是從攪麵糊開始的」，「麵糊師」是古籍修復師的俗稱，所謂麵糊即通常所說的漿糊，由番薯粉或太白粉煮製而成，因修書時需要使用漿糊對破損的地方進行修補，修復師多是自己調製漿糊，一方面避免市場上買到劣質漿糊，另一方面因為不同的紙張、環節使用的漿糊濃稠度不同，修復師需要根據古籍的實際情況進行調配。「可以說，攪麵糊是一個修書人的基本功。」

### 發現古經書頁加入植物汁液

楊利群在雲南省圖書館修復古籍的工作至今已經有40餘年，經他修復過的古籍不計其數。最近，在他的帶領下，團隊正在實施由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字節跳動古籍保護專項基金支持的「雲南省圖書館雲南珍貴彝文古籍修復項目」，搶救修復了彝文古籍《查姆》，又為少數民族搶救了一部文化典籍。雲南少數民族眾多，千百年來各民族留下的文化和文明，許多都藏在古籍之中，而這些書籍字畫因為歲月洗禮，大多變得殘破。如果再不得到修復，它們就可能永遠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楊利群和其團隊的工作就是和時間賽跑，為這些古籍續命。「我修過的少數民族古籍有彝族的、傣族的、納西族的、藏族的，其中一些是雲南特有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古籍最多的問題是絮化。」說起少數民族古籍的修復，楊利群積累了不少經驗。

他以彝族古籍為例介紹到，在修復過程中，他發現彝族的古籍大多比較柔軟，以前在使用時，經常是圍在火塘邊，翻書的時候難免會有油漬或者食物殘渣留在上面，書讀完後，很多就一直放在房樑上，或者某個洞裏，久而久之還會受到煙火的危害，變脆或被火燒着。「我們現在對彝族古籍修復最大的要求，就是要保證它們的柔軟性。」楊利群說。

在對少數民族古籍的修復中，楊利群還發現，很多民族的古籍紙張中，都會用到一些植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藏族的古經書頁中加入了狼毒草的汁液。而像納西族的古籍中因為加入了植物汁液的緣故，很少會有被蟲蛀的情況等等。

近年來，在楊利群修復的古籍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要數「納格拉洞藏經」，這部從洞穴裏搶救出

來的藏經現在被收藏在迪慶州圖書館，楊利群說起修復這部藏經的過程，嘴角揚起了笑。

### 棘手問題是找不到合適補紙

2010年，在距離香格里拉縣100多公里的一個洞穴內，發現了有一些藏文經書，其中包括《丹珠爾》大藏經等。藏經被裝在紙箱裏，大多已經破爛不堪，要麼完全黏連在一起如同磚石，要麼就殘破不堪，大部分都有火燒的痕跡，和泥土雜糅在一起。

當時全國還沒有類似藏文古籍修復的先例，大多數建議是先放一放。可楊利群思來想去，還是決定試一試，「我覺得藏經和漢文古籍有不少相通之處，我找找方法肯定能修，這個信心，我是有的。」

第一個棘手的問題，竟然是這些經書的修復找不到合適的補紙。楊利群說，傳統用於抄寫經文的藏紙多加入天然植物原料，韌性強、防蟲蛀，但是這一傳統造紙技藝如今已很少流傳使用。於是他們踏上了尋紙之路。可他們前後走遍了貴州丹寨、安徽潛山、福建姑田、西藏尼木等，也都沒有找到類似的紙張。他嘗試提取其原液加入補書所用的紙漿中，反覆試驗之後，這個創新性的方案成功了。

### 歷時4年修復藏經2200多葉

「起初我打算用「夾接」的方法，仔細研究後又覺得還是用紙漿更好，卻找不到合適的補紙。」這讓楊利群犯了難。來自青藏高原的經書，採用獨特的藏紙工藝，製作出的狼毒草紙韌性強、防蟲蛀，與中原地區的書本紙張完全不同。為了找到與狼毒草紙匹配的修復用紙，修復團隊奔赴西藏、貴州、安徽等地調研，考察彝文、東巴文、藏文等少數民族古籍修復用紙，始終沒有結果。經過反覆比較和鑒別，楊利群最終選用安徽潛山定製的構皮紙作為基本用紙，楊利群又多次前往香格里拉等地，最終找到了迪慶特有的狼毒草與紙漿混合，創製出「人工紙漿補書法」，讓老舊破損的古籍重煥青春。如今，已實現狼毒草造紙，與原經書用紙無差別。

歷時4年，楊利群和雲南省古籍保護中心工作人員採取清洗、接補、挖補等方法，修復藏經2,200多葉，完成了「納格拉洞藏經」修復，為探究少數民族古籍修復提供了寶貴經驗。



◆女兒楊璐源「女承父業」也成為一名古籍修復師。受訪者供圖

## 女承父業入行 修書也修心

《查姆》正是由楊利群帶領館內8位專職修復師進行修復的。楊利群的女兒楊璐源也是其中一員。

「打我記事起，我就看着父親修古籍，爛得不成樣子的古籍找到我父親來修，他都能修得好。」楊璐源說：「那時，我只覺得父親的工作既複雜又枯燥。等我長大後，才逐漸理解父親的堅守與探索有多麼大的價值。」與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楊利群不同，楊璐源是在「轉了一圈」之後回歸了古籍修復的隊伍。她說，看似「無聊」的古籍修復工作，其實有着它獨特的魅力。

算起來，楊璐源是名副其實的「修三代」了，從小就看着爺爺奶奶修古字畫，上小學期間，放學之後的許多時光，都是在父母的辦公室度過的，所以這項技能對她來說沒什麼難度。

可能正因為如此，上大學時楊璐源選擇了與修復古籍並沒有什麼關係的工商管理，畢業後她從事過餐飲、證券等行業。「轉了一圈，我發現修古籍應該更適合我。」楊璐源說，自己四五年前就開始一心一意做起了古籍修復，「在修書的同時，更是在修心，我每次修書，都覺得心越修越平靜，那種感覺讓人變得平和舒適。」

在外人看來孤獨無趣的工作，被父女倆做出了「修心」的境界，楊璐源說，父親性格溫和，在家在單位大家都喜歡他，可能也和「修書也修心」有關。

## 修復人才形成梯隊

### 新聞鏈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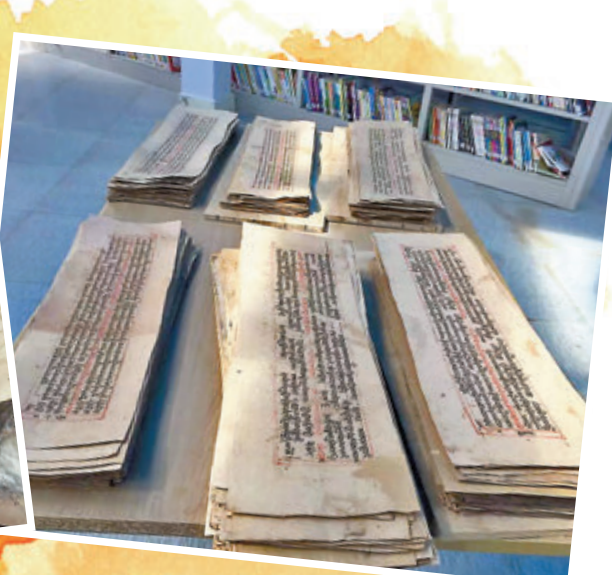
2008年8月，雲南省政府在雲南省圖書館成立「雲南省古籍保護中心」，雲南省古籍保護工作全面啟動。2010年，雲南省圖書館成為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2014年10月，「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雲南傳習所」在雲南省圖書館揭牌。

近年來，雲南省圖書館在彝文、藏文、東巴經、傣文等少數民族古籍修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先後修復彝文古籍260冊18,220葉，傣文古籍9冊360葉，東巴經古籍40冊491葉，藏文古籍2,566葉，修復拓片90幅（68平方米）、拓印拓片741幅（約300平方米），奠定了雲南省民族古籍修復在全國的地位。

與此同時，雲南省古籍保護中心多層次、多渠道培養古籍保護人才隊伍，通過集中和師帶徒等舉辦古籍修復技術培訓班29期，受訓人員達1,000餘人次，在全省培養了一支30餘人的古籍修復骨幹隊伍，古籍修復人才已形成梯隊發展的良好態勢。



▲修復前的「納格拉洞藏經」。受訪者供圖



▲修復後的「納格拉洞藏經」。受訪者供圖

## 用狼毒草根韌皮纖維 自製狼毒紙漿

### 特稿

古籍修復需遵循整舊如舊、最少干預、可逆性等原則。楊利群在修復古籍時非常注重這些修復的原則，而在修復少數民族古籍時，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因為少數民族古籍所用的紙張的特殊性，很難找到與之相匹配的修補用紙，楊利群就親自四處尋找，有的親自調配製作，正是這樣的執念，使他創造出了「人工紙漿補書法」，一直堅持使用於少數民族古籍修復。

### 實現一個再造紙過程

「人工紙漿補書法」是受到傳統手工造紙「澆紙法」的啟發，利用濕紙的纖維氫鍵結合力，讓紙漿纖維和書葉破損部位的纖維交織，實現一個再造紙的過程，從而使書葉的破損部位得到修復。

例如，在修復「納格拉洞藏經」時，楊利群和同事們用狼毒草根的韌皮纖維製成狼毒紙漿，與定製的構皮紙漿混合進行修補。具體做法是將狼毒草根洗淨，將其黑色表皮和根芯去掉，把剩下的韌皮撕成細絲，手工切碎入鍋，加水少量石灰鹼多次熬煮，反覆捶打，經多次清洗，過濾去除雜質和木質素，加入攪拌器與定製的構皮紙漿混合攪拌即可。也可根據書葉的厚度和書葉破損面積的大小，取適量構皮紙放入攪拌器加水進行混合攪拌，使其攪拌成細膩的紙漿。

### 將人工紙漿澆於書葉缺損處

在修補時，將人工紙漿均勻地澆於書葉的缺損處，

不斷用鑷子調整紙漿的厚度、勻度，然後進行按壓、晾曬。

人工紙漿補書法與傳統的手工補書法相比有很多優點，首先解決古籍修復用紙難尋的問題，尤其是特殊民族古籍修復用紙；其次補書不用漿糊，可以減少蟲蛀、生霉；再次是補洞準確，不存在搭蓋，真正實現了對文字的最小干預。這樣子修出來的書，書葉平整，修復後不用掛平。

楊利群說，「採用人工紙漿修補，加上不同的材質，就可修復如藏文、傣文、東巴經、彝文等古籍。」每次完成修復，看着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得以「續命」，楊利群喜悅無以言表：「現在的心願就是更多的弟子能上手，修復更多的古籍，為少數民族文化留根續命。」



◆少數民族古籍所用的紙張具有特殊性，很難找到與之相匹配的修補用紙。受訪者供圖